近代商务印书馆英语教科书的几个关键词

邹振环

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的出版界算是一个巨头。可以说，商务印书馆是倚仗近代教科书编纂与出版而崛起和发展的。那么，商务印书馆为什么会崛起？首先要占领市场，这得靠教科书，英文教科书就是一个重要方面。

近代中国人学习英语，最早在广州和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形成风气。英语教学或被动或主动地在京师同文馆、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，即所谓“同文三馆”官方主办的外语学堂中形成规模，英语读本也在 19 世纪下半期形成了外国传教士、官办出版机构和民间书坊三个编刊的系列，但正式英语教科书的编纂却是因商务印书馆编译所“英文部”的筹建而渐趋走向正轨，并建构规模效应。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在清末民初执英语教科书市场之牛耳，原因在于其善于网罗英语人才，重视馆外编译力量，慎选名家名译，并建立起自身的批评系统。

“红毛番话”“洋泾浜英语”与官办外语学堂

明末清初，中国人最早接触的欧洲语言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。英语是 19 世纪初因为英国新教传教士如马礼逊等到中国来，人们才开始正式接触的。古代中国人有“天朝中心主义”观念，明末清初很多士大夫不屑学西方语言。一直到 19 世纪初，中国人仍把欧洲文字称为“蟹行文字”，把欧洲语言称为“鸟语”。当时东南沿海的一些商人为了商贸需要，也学一点英语。那时的英语被称为“洋泾浜英语”，或称为“红毛番话”。“红毛”指欧洲人，因为他们是红头发或金头发。当时底层商人使用的番话读本是编成词汇式的，有点像今天的外语学习词汇表。“红毛番话读本”或“通用番话读本”多分成“生意数目门”、“人物俗语门”、“言语通用门”、“食物杂用门”等，每个门类由几十个名词组成，每个词条下面没有英文字母，全都是用中文来标注欧洲语言的发音。如 1 到 10 的发音，是温、都、地理、科、辉、昔士、心、噎、坭、颠。这个发音多是粤语系统的发音。这些“红毛番话读本”当时流行很广，版本很多，但有些共同特点：第一是词汇量少；第二是发音简化；第三是留有“洋泾浜葡语”的痕迹，绝大多数没有英文标注，只重词语，不重句子。

最初活跃在上海或宁波等一些通商口岸的翻译，是一批所谓“露天通事”。他们通过番话读本，学会了一些“洋泾浜英语”。也有些人是通过所谓“洋泾浜英语山歌”学习英语的，上海就流行过这类“山歌”，且有很多版本。“山歌”也都是中文字，括号里的英文是后人标上去的。比如下面这段商贸交际用语“山歌”用上海话来读，更接近于英语的发音：

来是“康姆”(come)去是“谷”(go)，是叫“也司”(yes)勿叫“糯”(no)。“翘梯翘梯”(吃 tea)请吃茶，“雪堂雪堂”(sit down，sit down)请侬坐。“麦克麦克”(mark，mark)钞票多，廿四块洋钿“吞的福”(twenty-four)。真崭实货“佛立谷”(very good)，如此如此“沙咸鱼沙”(so and so)。

再比如下面这段关于物品的：

烘山芋叫“扑铁秃”(potato)，靴叫“蒲脱”(boots)鞋叫“靴”(shoe)。小火轮叫“司汀巴”(steamer)，东洋车子“力克靴”(rickshaw)。

还有下面这段表示不同称呼或称谓的：

洋行买办“江摆渡”(comprador)，混帐王八“蛋风炉”(daw fellow)，“那摩温”(number one)先生是阿大，跑街先生“杀老夫”(shroff)，“毕的生司”(poor person)当票多，红头阿三“开泼度”(keep person)。自家兄弟“勃拉茶”(brother)，爷要“发茶”(father)娘“买茶”(mother)，丈人阿伯“发音落”(father-in-law)。

这样的洋泾浜“山歌”当时很流行，上海很多不同的文献中都记载。

1856 年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，英法联军打到北京。1860 年签订《天津条约》，规定将来所有的中外条约都要附有洋文(主要是英文)。因此，清政府就需要自己的译员，而当时懂英文的大多是出生底层、靠“洋泾浜山歌”学习商贸英语的通事。“洋泾浜英文”不上台面，也无法让这些人参与政府之间的谈判。清政府觉得有必要由政府出面，办外语学堂培养译员。洋务派首领奕䜣在奏折上写道，希望在广东、上海选 13 至 14 岁的孩子到学堂里专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，为将来翻译外交文书和充当口语译员作准备。总理衙门请了《瀛环志略》作者徐继畬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，相当于今天的校长。1862 年起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，陆陆续续办起了外语学校。其中京师同文馆、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，即所谓“同文三馆”最为重要。同文三馆除了教授外语，还教授科学等知识。同文三馆也编过英文读本，在这些晚清官方编纂的英文教材中，最有名的是汪凤藻翻译的英文文法教材《英文举隅》，以美国人柯尔(Simon Kerl)的《文法》(*English Grammar*)一书为蓝本。现在看来，该教材内容很简单，主要是有关英文的名词、代名词、冠词、形容词、动词、系动词、介词、连词、感叹词，当时的写法与今天不一样，称为静字、代静字、区指字、系静字、动字、系动字、绾合字、承转字、发语字。

在民间，除了“洋泾浜读本”以外，也有些传教士参与了英文读本的编写。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1823 年在澳门出版的《英国文语凡例传》、英国外交官罗伯聃编纂的《华英通用杂话》等。有些中国学者也参与了读本的编纂，如子卿编写的《华英通话》及《华英通话集全》等。在宁波和上海流传的还有《英话注解》。这本书的宁波版本分为 39 类，第一部分是事物的分类，有各国镇头门、天文、地理、时令、君臣、人伦、师友、工匠、官署、屋宇、帐房、船车、军器、器皿、床铺、筵席、衣服、五谷、食用、医道、人身、禽兽、花草竹木、数目、银数目、洋数目、五金、颜色、蛇虫、秤尺什件、税捐、进口货、出口货门，内容比较前述《红毛番话》要正规，收录词汇有

(下转 12 版)

《华英初阶》和《华英进阶》是由谢洪赉(左)根据中国的本土情况编译的英语教科书，风行一时，这两本书是英文教材中出类拔萃的读物。

《红毛通用番话》读本书影

流传于上海、宁波的《英话注解》读本书影